

原版引进

中国惟一授权正版小说

梦幻宫廷绝唱诗篇 华贵丽殇如歌恋语

【著】杜漫漫原著

【译】李西亭/译

前期删节

白 野蠻王妃

（终结版）

后宫 野蛮王妃

(终结版)

宫迷经典对白

宁情堪恨吧，空你争权！
大家捧捧吧，说万岁！

把仇恨的人，和爱你的人通通通通塞进坟墓，
记在心里，每天说上一百遍！

勇士世界兵和战神，我都不愿意，
我的爱人，我的王子
万岁，万万岁！

ISBN 7-5074-1782-4



9 787507 417821 >

ISBN 7-5074-1782-4 定价：22.00元



野蛮王妃

终
结
版
目
录

46 开始想念 1

47 看得见我眼泪的人 7

48 英国 12

49 地方行宫漫长一冬 17

50 狂欢热闹 26

51 梦魇 31

5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35

53 思虑越大心灵越小 42

54 记得预备好回程车票 51

55 警惕某人的理由 57

56 你快回来 68



野蛮王妃

终结版
目·录

57 仍需修炼 76

58 日之初夜之末 80

59 如此残忍之事 85

60 他的变化 100

61 现代版童话 107

62 风声鹤唳 111

63 保温瓶盛着忧伤 118

64 两面夹击 127

65 康宁殿夫妇交锋 134

66 不能为你做的事 138

67 疑心与反击 144

68 贫穷的公主 151



野蛮王妃

终
结
版
目
录

69 新来的尚官们 160

70 爷爷 165

71 快给我塞饭 168

72 太后殿火灾 178

73 死亡的气息 189

74 混乱和坍塌 197

75 一波击起千层浪 204

76 留下了什么 208

77 毒 214

78 玩火自焚 224

79 万岁 230

80 尾声 244

46 开始想念

发信人:李信(leesin@hatmail.com)

发信日期:2005年12月29日 星期四 凌晨 01:13:11

收信人:申彩静(wonderfulkyung@treamwiz.com)

题目:[Re]信儿,最近你在做什么啊?

附件:无

内容:

什么做什么,不过整日里的瞎忙。

英国王室比韩国还要夸张。每天赶场子,赴流水席,连个休息喘气儿的当口也没有。

我这么忙,你也别闲着。

不过也休想趁我不在就瞎淘气,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宫里。

好,就这些了。

“呼——”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在信儿出国四天后收到了他的电邮,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也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来。不过,什么嘛,这么没诚意,才五行! 还包括那一行大废话——

“好，就这些了。”

好你个头！

“死信臭信烂信，人家每天给你写信，打印出来的话，都可以摆成一沓了。”我一边嘟囔着，一边仔细审查着电脑屏幕的角角落落，但是怎么看，终究还是那五行字，只得重又叹了口气，撤下了回复键。一时间，想要和他说的话，就如开了闸的洪水，随着指尖的翻飞，在键盘上翻涌不止。

你好啊，信儿。听说英国的冬天很冷，你没有得感冒吧？

啊，这句话我好像已经说过五遍了，还是删掉吧，免得他又嫌我唠叨。以下从“你好啊信儿。”开始。

我过得很好。你走之前，天冷得反常，谁知道你一走，天马上又暖和起来了，好像是春天呢，也不刮风，每天天气好得让人直想往外跑。

呵，你要是晚走一天的话，就能赶到这些好天气了。晚走一天，为我多留一天，多好啊……

交换（听着好像是互换人质，嘿嘿）你过来的英国王子，叫什么威廉·亚瑟·菲利浦·露易斯（……好长的），从前在电视里总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见面后才发现他人原来很随和。我和他语言不通，不怎么说话，倒是律儿和他每天混在一起，互相开玩笑，好像以前就很熟的样子。不过单看威廉那张脸，实在想不到他才只有十八岁……

你也一样，小小年纪就长着一张老成世故的脸，莫非天底下做王子的都早熟？

昨天义诚大君邀请我和威廉去舞洲的王室度假村玩儿来着，因为没有其他人碍手碍脚，我们都玩得很开心。律儿说这就是当了大君的好处了，有权力把枯燥的官方日程改作私人聚会。呵呵，这么说来，律儿也蛮有城府的，是不是？

谢天谢地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以后一定要和他好好相处，好不好，信儿？

哇，舞洲的别墅真是太好玩了！让我在那里住上一个月都不会厌。在那里我第一次滑了雪，别提有多出糗，滑一步跌三跤。不过律儿很有耐心地教我，也给我拍了很多照片，下次我挑几张照得好的给你寄过去。

睹物思人，你会不会？

出去玩都很开心，只是回了宫就……

回了宫，最大的麻烦就是每天想你念你，信儿，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呢？

自从太后娘娘入宫以后，宫里的节奏就好像变快了。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聚会宴请，也不像是为了招待威廉。在我看来啊，整座景福宫就威廉那小子最闲了。倒是我，每天忙着应酬，昨天太后娘娘还……

提起太后，键盘上我的手指便不由一阵神经质地乱舞。哼，那个老女人，一说起她，我就来气。自从她一口拒绝了眼泪汪汪（不记得当时眼泪汪汪的到底是信儿还是我了，和他分开的时间越久，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就越被美化，以致以前他对我大吼大叫的那些恶形恶状也全被忘

得一干二净) 恳请和我一起到英国的信儿, 我就再没对她有过半点好印象。 总之……

总之每天太后就是看我这个不舒服, 那个不顺眼……

写到这里, 门外传来一声:

“义诚大君驾到。”

律儿? 他这时来做什么?

我才抬起头, 他已经自己动手推开了书斋(书斋, 呵, 听着多高雅, 只是对我来说, 这里不过就是个私人网吧)的门, 大步跨了进来, 裹挟着一股冷风, 红着鼻子, 玉立在我面前, 笑靥如春:

“哈罗, 小新娘。”

我歪着脑袋看他通红的鼻子, 也笑了, 觉得他像极了……一个插着胡萝卜鼻子的雪人。

“快坐, 外面冷吧?”

“嗯, 冻死了, 我现在的体温也和外面那雪人差不多了。”他搓着手说道。

这家伙, 又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那哪能一样, 人家雪人可是一丝不挂站在风里, 你这还穿着大衣, 围着围巾, 哟, 还戴着毛线帽。好意思和人家雪人比?”我有意打趣他。

他搓着冰冷的鼻尖, 笑说道: “不, 一样一样, 至少我和义诚大君官邸的那个雪人一样。”

“怎么个一样法?”我忍住好奇问道。

“那家伙现在正披着我去年穿过的大衣呢。”

说完, 我们两个一齐笑了。他笑, 是因为看到我笑。而我笑, 是因为想到大君官邸里的下人们, 每天和那个穿着主子大衣的雪人大眼瞪

小眼，会有多么滑稽可笑。

“你刚才干吗呢？”律儿如雾双眸望了望我身后的电脑屏幕。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写的电邮，基本上有一半都是在批判太后。了不得，万一给她儿子看到了，我就死翘翘了。想到这儿，我一个激灵，连忙转身关了页面。

“嗯？你这么慌张，藏什么呢？”律儿眼角一闪。

“啊……没什么，呵呵。”我强笑着摆手，赶忙转换话题，“对了，你怎么来了？是要去向皇太后娘娘和太后娘娘请安么？”

谢天谢地律儿终于把视线从电脑上移开了：“哦，已经请过安出来了。对了，太后娘娘传见你呢。”

“噢？传我做什么？我一早就向她问过安了啊……”我一听“太后”两个字，只觉得后脊背发凉，冷嗖如贴冰。

“说是有话单独和你说。要我陪你一起去？”

“哦……可是你不是才向太后请安回来吗？”

“呵呵，那有什么，她可是我妈妈啊。”

“哦，说得也是……”我闷闷不乐地低下了头。

一想到要一个人去面对太后那张冷冰冰的石头脸，我的心里就打起了鼓，不过这次既然有律儿陪我一起去，或者会好应付一些。

“我去换一件衣服，你等等我好吗？”我站了起来。

“好，当然，我等你。”律儿轻声应道。

我感激地望了一眼律儿，匆匆忙忙跑到隔壁房间去换衣服。

本以为早上请过安就没事儿了，才换上舒服的便装，这会子又要重新全副武装套起那身劳什子宫服，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个马戏团的小丑。

“哼，不知道这次她又耍什么花样经，这样下去，早晚要被她折腾死。”我边换衣服，边咒骂着。

真是因为寂寞，想要媳妇陪的话，那就让律儿赶紧娶一个不就是

了，闹腾别人家媳妇做什么？

丁零。

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响起。李律四下环视了一下，寻找声音的来处。很快他就发现，电脑屏幕上有一个小小的信封正在不住闪烁。

他犹豫了一下，移过鼠标点了点那只小信封。

收信箱：新邮件 1 封

发信人：李信 (leesin@hatmail.com)

发信日期：2005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下午 03:25:18

收信人：申彩静 (wonderfulkyung@treamwiz.com)

题目：不管怎样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诚意，所以……

附件：无

内容：

我从来没有给谁写过电邮，很别扭，也不知道怎么写。但是不管怎样还是觉得，上一封自己只写了五行字显得很没有诚意，所以决定现在再添几句。

你现在在干吗？

我还是忙，忙到连现在身在何处都不知道。随从和警卫一天 24 小时就负责把我像货物一样运到这里，抬到那里，无休无止……可是……

可是，你不在这里，我总觉得身边空荡荡的，到哪儿都提不起精神来。很想快点见到你。

还是那句话，保重你自己。多多想我，也多多给我写信。

好吧，这次是真的，先写到这里了。

“这算什么……”李律心中隐隐不快，俊脸更是阴云密布，“情书么？”

他皱紧了眉，嘴角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冷嘲：“写情书给我的小新娘？”

他毫不犹豫地抓起鼠标，敏捷地点了一下“删除”键，又将回收站内的垃圾邮件清理得干干净净，直到最后小心地把鼠标按原位放好，脸上才重又浮出他那抹特有的微笑。

一切只在眨眼之间。

47 看得见我眼泪的人

“哼，你倒真会给我找事儿，嫔官。”冷硬如冰的声音鼓震着我的耳膜。

“……？您说什么？”我很讶异。

“你自己做过什么，不会转眼就忘了吧？”

“……”

太后殿对我来说，始终都是那么的陌生。虽然大殿的构局同其他宫殿并无大异，阳光也充沛，但看在我眼里，只是一味的阴郁。眼前这位脸色难看的太后，对我来说，也从来没有熟悉过。原本以为律儿在的话，她会对我好言好语一些，谁知她一上来就把律儿支开了：

“你母亲有话单独和嫔官说，大君请你回避一下。”

没法，律儿退了下去。我也开始了无止境的坐如针毡。同往常一样，对太后的言论我尽量不表示自己的意见，说多错多，再说，不论我怎么辩白，她也终究会固执己见。反倒是我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或许

还可以让她早点闭嘴。

“我说舞洲的事，王室那么正式的活动怎么被你弄成了私人聚会？你以为人家威廉王子不远千里过来，就是为了陪你大小姐滑雪？”太后圆瞪着一双美目。

以前我讶异她这把年纪了，皮肤怎么还能保持如此平整光滑，一丝皱纹也不带生。现在我突然明白了，换作谁，只要一辈子不笑，整日里板着一张脸，也不会生皱纹。

可是生不生皱纹是一回事，您老人家总不能睁着眼诬陷人啊！舞洲的事明明是您宝贝儿子一手安排的，我也是到了那里才知道的，再要责备人，也不至于轮到我头上啊。

“你怎么不回我话，嫔宫！”

我还能回什么话，横竖都是您砧板上的鱼肉。

“对……对不起。”

对不起，是我见识短浅，听从了您家公子的安排……啊，申彩静，不要这么想，这样子不都变成律儿的错了么？昨天自己不也正因了他的特别安排才玩得那么开心么？

“小妃见识浅薄，往后一定多加注意。”我把头低得不能再低。

太后优雅地伸出一只手托住下巴，侧了侧肩膀，调整好她的尊贵雍华，但眼睛照例尖厉地乜斜着我。

她生得美，我不否认，但是她咄咄逼人的倨傲态度让人始终对她难生好感。坐在同样的位子，皇后和她同样都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其中的分别却不为人道。皇后是真正的端正慈祥，而她，虽然表面看着高贵，举手投足言语间却都似带着刺，永远有着让听者坐立不安的本事。

“啧啧……真不知道皇后是怎么教导她这个媳妇的，莫非她以为只要中宫殿（皇后寝宫，译者注）清静，就天下太平了？也不知她到底知不知晓她这年纪轻轻的媳妇，每天和外国的土族混在一起，嬉笑玩闹不

成体统……”

太后的每个眼神，每句话乃至每一个字眼都让我打心眼儿觉得厌恶，虽然自己仍努力做着恭顺的表面功夫，内心却有血珠一颗颗滴落，摔得粉身碎骨。

“以后若非官方场合，请嫔官自制，不要同威廉王子私底下见面。你是已婚女子，又贵为太子妃，最好行为检点些，不要给旁人看了我们王室的笑话去。听到没有？”

“……”我彻底失去了言语，任凭悲愤在心底恣意蔓延。

“嫔官你的出身，相信你自己也清楚得很。一介庶民之女，同王室攀了亲，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洁身自好，克己自律。”太后皱眉抿了口茶，挥了挥手，“好了，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以后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有一点你记住了，嫔官，你的不检点只会让我看低你的家门。”

“……”我说不出话，只听得太阳穴嗡嗡作响。

“嫔官，我对你说话，听见没有？”

“……是……听见了……”我惊异于自己此时居然还能发出人声。

“还有，一周以后的地方行官你要和我一起去。”

什么？地方行官？那又是什么名堂？

见我迟疑，太后又不悦了：“怎么，嫔官你不会连地方行官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吧？！”

“行官”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地方”两个字我总还是听得明白的。

“可是……可是十天后的妃父母会进宫探望小妃……”

太后娘娘，想必您也知道娘家人入宫探访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盼望那一天已经盼到脖子都长了……您不至于这么残忍……

我再一次低估了太后。

“家人什么时候都可以见。嫔官，你可知道地方行官的重要性？”

它是拉近王室同地方省市国民关系的大事。堂堂一国的太子妃，孰轻孰重还分不清楚么？”

“……”

不，我分得很清楚，太后娘娘。比起地方省市的国民，我的爸爸妈妈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不知道“堂堂一国太子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十天后见不到爸爸妈妈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是多么想把心里的话一口气吐出来，然而眼下只是沉默。我很清楚，不论我怎么分辩理论，结果都是一样：不管十天后父母是否入宫，我都要陪她去地方行宫；不管新婚夫妇分开一个半月是什么滋味，我都要待在她身边时时处处受气。

太后又挥了挥手示意我退下。我含着眼泪才出门，背后却又传来她尖刻的噪音：

“哼，真是给王宰丢脸，连句英语都不会说，整天还要翻译陪着，像什么话？！”

她并没有指名道姓，但谁都听得出来她是在说我。我瞥见立在门前恭候的尚官，全都脸色尴尬。

“即使那样还粘着威廉王子，她到底还有没有脸面羞耻？呵，话也说回来，就她那出身，懂得羞耻才怪了呢。”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凝住，太后尖酸刻薄的话如刀子般游走在心的每一个角落，鲜血淋漓，眼里望出去的世界也开始旋转扭曲。朦胧间好像有人走近，看俊美的轮廓应该是李律。他似乎也像是听到了太后的话，整个人楞在了那里，如呆立在沙漠中的孤独植物。

“彩……”

“我……先走了。”我努力挤出几个字，低下头匆匆要离去，却被李律一把拉住。

“要走？去哪里？”他的话带着一丝颤音。

去哪里？去得远远的，去别处。

“请你让开，义诚大君。”我冷冷说道。

李律把头摇得拨浪鼓一样：“不行，你和我走！不管去哪里，我都要陪着你。”

“你让开……”我仍低着头，看住他的脚。律儿，让我走，求求你，我再不要在这里多呆一秒钟。

“让我和你一起，不管去哪里……”李律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完全不顾尚官们异样的眼神，以及我的惊讶，他只是紧紧地抓住我：

“英语算什么，我教你！以后我们也不要翻译，和威廉一起的时候，我给你做翻译。都是我的错，早知道那样的话……都是我的错，所以……”

就这样我被他生生地拉出了太后殿，在尚官们故作镇定的注视下。

“所以……”

直到出了太后殿老远，他才放开了我的胳膊，温玉般的双手牢牢地握住了我还在颤抖的肩膀，定定地看进我的眼里。我也怔怔望着他如星双眸，深邃幽远如夜空。

“所以……请你不要哭。”他的声音听得竟是那么的忧伤哀怨。

我那么努力忍住的泪水，他是如何看见的？

他的手指轻轻地掠过我的眼底，阳光下，上面有清楚的泪水痕在闪耀。

“你别哭，小新娘……”他低下头温柔地在我耳边说，同时一下一下无限温柔地抚着我的背。

他的安慰让我收紧的一颗心暂时得到依靠，放松下来，积存的委屈这才随着泪水汹涌溢出眼眶。

我终于哭了，大声地，不顾一切地。

我知道，在他面前流的泪，很安全。

48 英 国

“那丫头怎么搞的？！”李信双眉紧蹙，嘴角闪过一丝阴影。

昨天发的两封邮件明明都显示着“收信人已阅”的字样，然而信箱里却没有一封回信。

“死哪里去了，连信都不回？”

分开之前，恨不得哭成一个泪人，才走几天，就已经把老公抛到了脑后——女孩子的想法确是瞬息万变，让人没法捉摸。

“妈的！”

他骂了声，神经质地重重扣上了笔记本电脑，把视线转向了窗外。虽是严冬，白金汉宫庭院内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虽然没有盛夏时的繁花似锦，只是一色深沉的绿，反倒令白金汉宫的庄严气氛更浓了一层。

算算到这里已经五天了。五天里，每每看到这片绿，李信都会禁不住叹息：要是能和彩静一道坐在那片草地上，静静地消受良辰美景，该有多好。

正出神，背后突然传来两声轻重适宜的敲门声。

“请进。”

“殿下，您的马术课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位随从恭敬地施礼禀报道。

李信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自己还有充分的时间换了衣服再出